

W

WAI GUO MING ZUO JIA
CHUANG ZUO JING YAN

TAN

外国名作家 创作经验谈

浙江人民出版社

外国名作家 创作经验谈

石 尔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 9 8 1

责任编辑 汪逸芳
封面设计 邵秉坤

外国名作家创作经验谈

石 尔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46,000 印数 28,000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188 定 价: 0.85 元

目 录

关于文学的社会使命

【法国】巴尔扎克

- 致《星期报》编辑意保利特·卡斯狄叶书 1
《人间喜剧》前言 12

【西班牙】塞万提斯

- 《堂·吉珂德》序 32

【德国】海 涅

-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序 34

关于作品的题材和主题

【英国】雪 莱

- 《钦契》序 36

【苏联】绥拉菲摩维支

- 《铁流》的创作经过 40

【意大利】但 丁

- 致斯加拉大亲王书 50

【法国】雨 果

- 《克伦威尔》序言 52
谈《悲惨世界》的一封信 68

【法国】司汤达	
谈《红与黑》	69
【法国】莫泊桑	
答《漂亮的朋友》的批评者	70
《梅塘之夜》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73
谈“小说”	75

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德国】席 勒	
《强盗》第一版序言	86
【德国】约·埃·史雷格尔	
关于繁荣丹麦戏剧的一些想法	88
【英国】拜 伦	
谈《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100
【俄国】冈察洛夫	
迟做总比不做好	102
【俄国】屠格涅夫	
六部长篇小说总序	106
【苏联】革拉特珂夫	
我怎样写作《士敏土》	110

关于作品的艺术表现

【英国】雪 莱	
《伊斯兰的起义》原序	123

【法国】巴尔扎克	
谈《人间喜剧》的结构计划	137
【法国】罗曼·罗兰	
内心的历程	139
【德国】歌德	
谈《少年维特之烦恼》	143
【俄国】屠格涅夫	
谈《父与子》	144
【苏联】富曼诺夫	
结构问题	150
【苏联】阿·托尔斯泰	
向工人作家谈谈我的创作经验	156
【英国】伊·鲍温	
小说家的技巧	168
【日本】小林多喜二	
小说写作法	204
【西班牙】洛贝·台·维加	
编写喜剧的新艺术	217
【法国】雨 果	
《玛丽·都铎》序	223
【法国】莫里哀	
《达尔杜弗》序言	227
【苏联】马雅可夫斯基	
怎样做诗	230

关于语言、风格及其他

【法国】布 封	
论风格	249
【法国】雨 果	
《短曲与民谣集》序	253
【苏联】伊萨柯夫斯基	
怎样写歌	259
【德国】约翰·爱克曼	
歌德谈话录	266
【英国】雪 莱	
《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原序	289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谈艺术创作的目的与特点	295
【俄国】契诃夫	
文学杂谈	299
【苏联】高尔基	
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	324
【苏联】法捷耶夫	
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	347

关于文学的社会使命

【法国】巴尔扎克

致《星期报》编辑

意保利特·卡斯狄叶书

先生：

首先，我谢谢你在本刊发表的关于《人间喜剧》评论。你把我捧上了天，难免有许多人习谗成性，要奇怪我为什么写信给你，还说文人骄傲自大，难以对付了。蒙你谬奖，受之有愧，我即使结草衔环，也无从报恩。我特别要替所有的作家向你道谢，先生，因为你似乎愿意以严正的态度对待作家和文学，设法改变批评的习惯，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创举。过去的批评总是处处找毛病，向那些绞脑汁的人丢泥团，弄得他们浑身很脏，而这些批评文章，十年以后再拿来读一读，自己也会害羞。欧洲人对法国的成就，特别文学上的成就，十分注意，而上帝却要我们法国人，在他们眼中，经常互相轻视。

我写这封信，先生，不是为了个人问题；这关系着全部

批评有害于严肃文学的某种错误问题。所以我马上就把这个问题和个人利益区别开来。我不打算噜苏，虽然为了我已从事十八年之久而尚需十年劳动才能完成的一部著作展开争论，是情有可原的。我最后的一篇序文，先生，是将近六年以前写的，后来学习前辈的榜样，绝对不想再作新的说明；你的文章告诉我说，今天谁也不会去看那些说明，而下面这些呢，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人能看到，因为是为你写的。但是，先生，我感到十分荣幸，遇见一位象你这样明智的人来研究《人间喜剧》的纲要和细节，我想，如果我认为他有错误的地方，我有回答的必要。从前有过一个作家，他替自己的作品辩护，结果却象一个普通人要在一些漠不关心的人们面前证明自己有奇才异学那样可笑。解释自己的作品、为自己吹嘘、用藤鞭指着自己的画幅，这样做我总觉得滑稽；但是到了今天，这样做就是狂妄。请你自己判断吧，如果你还有未发表的稿件，就慎重一些吧。

在从前，一部好书本身就是辩护；但是今天，它怎么能抵挡得了批评呢？谁能期待有公论呢？单想想统计数字所代表的结果也就行了。

你在拥有二万读者的报纸上发表意见，就可能对书籍起破坏作用。这份报纸在十天之内就有二十万读者。假定说一部书以每版一千五百本及每周一个读者计算（没有根据的假定），那末每年共有七万五千人读这部书。

根据法国报纸目前发展的情况，书籍与批评之间就无法进行斗争。所以出来反对也是白费力气。而序文就象才从装订所出来的一样，一直原封不动，就连最受欢迎的书的序文，真可耻，也是如此。

可以这样说，我不过为一件重要案子带来一些新证件而已。如果不伸冤，文学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了？未来的年代就是我们的最高法院。能出庭的人该多幸福！

你特别关心道德问题，这很对。如果诗人的作品满足不了公众的意识，那他的成就只是一时的，不会流传后世。从前我在《人间喜剧》的“前言”说过的话，我不想在这里再印出来，其实对批评的各种可能的回答，早已在“前言”里了。但是，既然是我在说话，我倒要利用一下，说明《人间喜剧》里的某些人物，我相信你抨击他们，也是出于诚意，而我为了争论本身的利益，也应当出来辩护才对。

我们先谈一谈《幽谷百合》的女主角莫尔叟夫人的形象吧。

先生，天主教采用最激烈的生命斗争，肉体对灵魂、物质对神性的抗拒，进行整个的思想建设。我们的宗教处处都在削弱我们的未来的敌人。天主教和过去的宗教不同之处，就在这一点。我曾在《乡村医生》中说过，我们的宗教是“压制人的腐恶倾向的一套完整的制度”。莫尔叟夫人就是这种不断的斗争的表现。如果肉体不喊出它最后的呼声，我怕我就创造不出一个又真实、同时就天主教教义来说又典型的形象。先生，你没有注意到受害者胜利了，她临死的时候，灵魂终于摆脱这最后的束缚，至于你谈到的场面，可以说是疾病中应有的现象。总之，与其说是欲念，不如说是供词，与其说是热情的企图，不如说是热情激动的忏悔。你指责的那一段文字，先生，正是当代最虔诚的一位天主教徒福渥小姐所称赞的一段，她在佛罗伦萨招待我的时候，第一句话，便是谈莫尔叟夫人的死。我不大好意思提起这件比我的

作品更伟大的事；但是这种必要性证明天主教在法国虽然很有发展，宗教精神却没有打进批评领域，因而批评仍是一个十八世纪的女儿。

我们来谈谈伏脱冷吧。《娼妓盛衰记》末卷再过几个月就要出版，在这本书里，伏脱冷就要走向灭亡了。结局如何，请你许我暂时保守秘密。这个代表腐败、监牢、令人发指的社会罪恶人物，一点不象巨人。我可以告诉你说，确有所本，而且他无孔不入，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有他的地位。这个人和伏脱冷一模一样，只是缺少我加在后者身上的热情。他是罪恶之神，不过有利于人罢了。

你以两栏之多的文字，一方面指责我用特殊的例子创造性格，一方面又指责我用琐碎的事例夸大这些性格。这种矛盾说法实际是在誉扬我，我听了也只好相信你说话不合逻辑。但是，先生，什么叫做生活呢？无非是一堆细小情况，而最伟大的热情就受这些情况管制。在现实中，一切事物渺小卑微，在理想的崇高领域中，一切变伟大了，我没有意思恭维自己，不过倒希望你注意一下：《高老头》、《幻灭》、《娼妓盛衰记》的文学手法和《路易·朗拜尔》、《赛拉菲达》、《驴皮记》、以及《关于卡特琳·德·美第奇》的文学手法有很大的不同。

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我常常用这样一句话说明我的计划：“一代就是四五千突出的人物扮演一出戏。”这出戏就是我的著作。

没有阿拉伯故事的巧妙安排，没有埋入土中的巨人的帮助，我这一类壁画怎么使人接受呢？有些巨人在近五十年来 的暴风雨中，先是推波逐浪，后来船翻了，埋到社会的底

层。为了得到很好的效果，有时采用一些例外，又有什么不好呢？你相信真有勒甫莱斯这个人吗？每一代有五百花花公子，总起来看，都是这个现代撒旦。

那些诚实人过着平淡的生活，如果一部作品拘泥事实，描写他们在社会上所有的地位的话，你以为这部作品能让人读得下去吗？仅仅一部《季勒林司祭长》^①，就会压坏了我的全部的人物。这种沉闷在文学上等于虎列拉，只一百页，我的人物就纷纷倒毙了。啊！先生，你是从事文学的人，当你打算要描写一个诚实人、一个善人（我相信你会成功的）的时候，看我来罢，你对我表示的见解会和你这篇文章的见解大相径庭的。你知道不知道，先生，象《乡村医生》这样的作品，花了我七年功夫？你知道不知道，我已经用了五年工夫计划一部书？这部书的上卷，标题是《六十岁女人》，现在已经出版^②，目的是要指出慈悲、宗教对巴黎所起的作用，就象《乡村医生》对四乡一样。唉，是啊，六年以来，我在文学上需要克服的巨大困难之前退缩着。

有时由于类似的顾虑，某些作品只好往后推延，譬如《农民》就是，这部书今天总算完成了；此外还有《小市民》，早在一年半以前就付排了；《凯撒·毕洛斗》搁了六年，还是初稿面貌，我对怎样才能使普通人会对一个店员的形象发生兴趣，感到绝望；这个店员相当愚蠢、相当庸俗，他的恶运也很寻常，象征我们十分看不起的巴黎小生意。但是，先生，有一天我兴致高了起来，我心里想：“应该加以提炼，把他塑造成正直的形象！”我觉得做得到。你以为他了不起吗？可怜的化妆品商人，他的头会不会碰坏我的小舞台的天幕呢？

代波兰^③了不起吗？问一问你熟识的大学人员罢，全会告诉你说，原来那个人他们认识，而且并不过誉。最后，也请你注意：《绝对的探讨》的主角，代表现代化学上的种种努力，作为典型人物，单凭这一点就了不起。再说，《哲学研究》这一套丛书，无非是一些象征，把上述著作收在里面，恰如其分。——关于我自己，说得够多的了。

现在就来谈谈你的文章所引起的文学上的重要问题罢——作品的德道问题。这已是第十万次被提出来了。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种种邪恶、热情和不道德又是什么样面貌呢？你以为两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正人君子吗？你相信有美德吗？法兰西学院把孟地永奖金^④颁给某些著作，我想是违背奖金创立者的意图的。如果作家们都同意只发表这一类作品，是不是真能改变一个时代的道德呢？没有信仰的人会不会阅读修道的书籍《教徒一日》、《师主编》^⑤等呢？

我以为一个见信于人的作家，如果能使读者思考问题，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是必须保持向读者说话和使读者听话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只有象获得它的时候那样，就是说一面要使人得到消遣，才能保持得住。

如果一个青年人读了《人间喜剧》之后，觉得鲁斯多、鲁先·德·吕班普雷之徒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地方，这个青年可想而知是不打自招。要是有人宁愿象坏蛋和骗子那样追求名利，而不喜欢充当诚实的毕洛斗的角色，不喜欢和《禁令》中的人物埃斯巴先生相同，不喜欢象《乡村医生》那样行动，不喜欢象格拉斯兰夫人那样悔罪，不喜欢当一个象包比诺那样正直的审判官，不喜欢象大卫·赛沙尔和阿尔台等人那样劳动^⑥，最后，不喜欢向那些在《人间喜剧》中比在

实际世界中数目还众多的善良的人、有品德的人学习，对这样的人，即使充满了天主教教义的、最道德的书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你将看见在《人间喜剧》中，丧失荣誉感的人很少有好结果；但是上帝在我们的社会中，开这可怕的玩笑，既然相当经常，这种事实在《人间喜剧》中就会存在。

你说：“《人间喜剧》中的邪恶之徒，尽情玩乐，同时也帮我们消愁解闷，大家未免太关心他们了。”先生，如果邪恶没有极大的诱惑力，如果，象圣经上所说的，撒旦不是最美的天使，那末谁会让一个妓女毁了他的财产，让爱情毁了他的健康，让荒淫毁了他的生命，让懒惰毁了他的才分呢？

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否则他只是一个逗乐的人罢了；但是批评有没有给那些被认为不道德的作家指出新方法呢？可是旧方法一直是暴露旧疮伤。勒甫莱斯就是李查孙的巨著中的疮伤。你看看但丁！拿诗歌、艺术、美感、制作来说，《天堂》远远超过《地狱》，然而《天堂》几乎没有人去翻阅，《地狱》却在任何一个时代吸引了人们的想象。这是什么教训！不可怕吗？批评将怎样回答呢？温良而神圣的费勒隆，不是迫不得已，也给《戴莱马克》编造了一些危险插曲吗^⑦？把这些插曲去掉，费勒隆就变成了贝尔干，不过多了风格而已。现在谁还去读贝尔干呢？读这种书，要象十二岁的孩子那样天真才受得了。

先生，伟大作品是靠强烈的情绪活下来的。可是热情就是偏激，就是罪恶。作家把这主要因素纳入任何文学作品

中，再加上重要的教训，就算完成了高贵的任务。在我看来，这样一部书才极不道德：有些人心怀成见，攻击社会基础，为罪恶辩护，破坏财产、宗教和国法。我给你们介绍卡谬叟、勾结权贵因而发家的审判官^⑥，同时还介绍了一个诚实的审判官包比诺做陪衬；他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无私的国法。我给你们介绍了一个讼师，也为你们配上了一位可敬的律师。《纽沁根》和《毕洛斗》这两部书是姐妹作，象在社会上一样，诚实与不诚实并列在一起。

最后还有一个论点，先生。请你设想：有一个天才作家尽最大努力完成了一个剧本，其中角色都是诚实人，这个剧本恐怕不能上演两次；诚实人知道他们的本分，犹之那些坏人和邪恶的人懂得道德一样。《阿德莱客店》^⑦的观众，心里高高兴兴在想：“我永远不会这样。”洛拜尔·马开尔过分谄媚了我们这个时代。讲究打扮的洛拜尔·马开尔心里想：“只要衙门不来请我去，我就是一个诚实人。”撕破了外套的洛拜尔·马开尔心里想：“到末了恐怕要上断头台，我得小心点儿！”这是现代唯一伟大的戏，富有阿里斯多芬的情味，然而贬损政权和国法，并不揭露矛盾，就这一点看来，它是不道德的，因为作为一个剧作家，就该象莫里哀那样，把矛盾应用到自己作品中去。

我为《人间喜剧》所付出的孜孜不倦的辛勤劳动，就是这种善与恶的有益的对立。但是这些文学大厦遭到怎样的命运呢？都已成为废墟，只长出了几个枝子、几朵花。从前的作家，或者在印度，或者在中世纪，他们对诗歌有过类似的成就，可是就连查考这些诗歌的题目也成了某些学问的对象了，今天谁还知道那些作家的名字呢？多少史诗被人遗忘

了！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政治性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中，我显得斤斤于自己的利益，未免惭愧。这个问题的一端是无可指责的“吉诃德先生”，而另一端，是“曼依·摄实戈”，或者随你便，“老实人”——谁不愿意当伏尔泰或者浦莱渥方丈呢？

最后，有些作家也许就象战胜者一样：他们为了巨大的成就不得不做恶事，才引起众人注意。伏尔泰、卢梭，所有百科全书派的作家，在当时的政权和宗教看来，他们都是很不道德的，然而他们是十九世纪的先导。从鲍纳、拉马丁、沙都布里安、白朗皆、维克多·雨果、拉末奈、乔治·桑起，一直到保尔·德·考克、比戈·勒布伦^⑩和我本人，我们都是泥瓦匠，算不得建筑师。现时的作家是一些工人，建造着一个有铁幕遮住的未来世界。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知道这座建筑物的秘密，那么他就是真正的、唯一伟大的人物。伏尔泰和卢梭梦想着现在的法兰西，可是他们简直没有想到会有1789—1800这十一年，即皇帝^⑪的襁褓时代。

以上的话我们来归纳一下吧。——道德是绝对的，对我们法国人来说，就是天主教；说真的，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恐怕就得重复教会的圣父们、尼考尔方丈、鲍须埃和布尔达路^⑫的话。除了这个任务以外，文学的使命就是描写社会。宗教之于社会，好比灵魂之于肉体。把肉体看作灵魂的永久的对敌，我们的肉体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只能用对比的方法提问题。

我非常钦佩拉伯雷，但这并不影响《人间喜剧》；我没有感染拉伯雷的“怀疑态度”。他是法国中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作家，而且是我们能提出来和但丁媲美的唯一的诗人。我

写《滑稽故事一百种》就表示我对他的特殊敬意。

大家知道我不喜欢宣传和讨论作品，先生，你是我可以向批评家提出这样意见的第二位批评家。第一位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可怜的青年、最近才逝世的一个共产党人，经过争论以后，他成了我的事业的朋友，他叫做弗朗西·吉卢，大家都在怀念他，至于他的生平事迹，雨果早已写好了，他有一篇文章，纪念这不幸的、无声无臭地死去的日内瓦人^①。

竞技场里的力士一死，就把伟大的未来带进坟墓。弗朗西·吉卢可能是我们文坛上最有用的人才之一，我对他寄有希望；国外闻耗，伤心万分，现在我在这里悲哀而又荣幸地向他，如向早夭的兄弟们那样，致以最后的敬礼。

如果我在构造一本书上，充分引起了你的戒心，那末这封信不是完全白写的了。

向你致敬，先生，我是

你的忠实的仆人

巴尔扎克

沈宝基 译

（选自《文艺理论译丛》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注 释：

①《季勒林司祭长》（1735—1740）是浦莱渥的一部冗长、沉闷的小说。

②《六十岁女人》即《现代历史的背面》的第一部分，1847年巴尔扎克改用这个名字，曾和别的小说合在一起出过一部集子。

③代波兰是《皮耶莱特》中的人物，并在其他小说中出现。

④孟地永（1733—1820）是法国贵族，死后赠款给法兰西学院，作为奖